試測心良

台北有家「良心茶藝館」，單就店名已夠古怪了，聽說它的經營手法也另具特色，只可惜返港前才聽當地的朋友提及，我已抽不出時間去見識一下了。

這家茶藝館的經營特色是，只有茶飲，其他一律欠奉。不過，愛飲茶，懂得品嘗茶的人士，此店對他們倒也值得留連。

因爲只供應各式各樣的茶，進去的人等如經過過濾。飛仔飛女肯定不感興趣，拖男帶女的也不會選它爲歇脚的地方。所以光顧的人多是些單身漢，也有順道進去解解渴的路人，隨便洽談幾句公私務的朋友。這種環境肯定不會嘈雜，但亦缺少氣氛，專程前去的恐怕少之又少。

此外，該茶藝館最與別不同的是飲品（不同品種的茶）沒有標價，店方亦不設賬單，換言之，閣下飲飲歇夠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這世界竟有如做慈善似的「生意」？我很難相信。朋友於是解釋，這店不設賬單，沒有定價，只是改變硬性經營方式，他們在店門內設了個「良心箱」，隨茶客的心意將「贊助金」投入，最低估計一百個光顧的人裏面，總有十個八個將茶錢放入箱內，店方既不求以這種方式歛財，能做到收回一點「渣」，已覺心滿意足。

有這種「戇居」絕頂的人，追問之下果然發現目的所在。這店經營的主要目標在於推銷茶葉，茶藝館不過利用了大半邊店舖擺設些酸枝枱椅，以供買茶葉的顧客歇脚，另方面也可讓入內嚐茶的人順便買點當過後覺得滿意的茶葉回家。

無論這家自動捐獻茶錢的茶店最終目的是否純正，但以「良心箱」來測試人性，倒也十分有趣。據店方統計，茶館開張首兩個月，男顧客雖比女顧客多，但一毛不拔的女茶客比率却較男性低，可見女人確比男人有良心。

太小平記 三鳳

氣風舊這食白吃皮虎老

最近，北京一份報紙提到天津一家小型食肆被許多公安人員等吃東西不付帳，終于關店；但當局對他們處罰，又要他們對店主賠償。內地近年的歪風熾烈，那種「老虎皮」吃白食的事，舊日上海租界上中最多。香港多咖啡檔，却無街頭西餐攤。四十年代，上海有一個，設女子公共浴室「日新池」前，晚上出現，開在盛夏，懸一騙島的黃色燈泡，我在筆下稱之爲「黃燈泡」，自己亦其常客，那邊所煮西菜、西湯不俗。幾月後去那邊，不見黃燈泡了。再半月白天在路上遇到主人，他說：「捕房中每夜要送炸豬扒、牛尾湯與咖啡、紅茶等去，當然不付錢，我不領執照，不敢不送，無利可圖，祇有結束。」在全國飲食史上，「黃燈泡」可能是「唯一」的西餐攤吧？

今日上海個體戶多，售白鷄、鷄粥與酒的攤與小店尤衆，不知亦給「老虎皮」剝削否？解放前上海對警方與軍方的制服稱「老虎皮」，一切官方人士都用此三字。解放前內地許多歪風，在近年開放後並未恢復，祇有綁票一項而已吧？舊日上海最多綁票，由于四通八達，可把肉票藏得遠；被綁的肉票家都在租界上，租界警方辦案要到華界較爲困難。當綁票事件大減了。

天津「老虎皮」吃白食令小店關門事，罪犯受到處分，令人高興。可是，「老虎皮」吃白食該全部消滅，則須拭目以待了。

後來對不穿制服而屬一切官方人士都用此三字，舊日上海租界上中最多。香港多咖啡檔，在近年開放後並未恢復，祇有綁票一項而已吧？舊日上海最多綁票，由于四通八達，可把肉票藏得遠；被綁的肉票家都在租界上，租界警方辦案要到華界較爲困難。當綁票事件大減了。

天津「老虎皮」吃白食令小店關門事，罪犯受到處分，令人高興。可是，「老虎皮」吃白食該全部消滅，則須拭目以待了。

戰犯的界定（上）

茗翁認爲，不論對於德國或日本的政壇人士，都應該嚴格區分軍國主義和一般人。軍國主義，指在大戰期間犯下滔天罪行的人，而不是指一般擁有軍籍的人。

以日本爲例，那些被國際法庭判刑的，如東條英機之流，是軍國主義罪魁禍首，是戰犯，絕對不能翻案。未被捕判刑，已自殺斃命的，請如近衝文書等人，也是戰犯，不能翻案。以近衝而言，「七七」事變時任日本首相，應對全面侵華負主要責任。

怎樣看呢？

茗翁認爲，他是戰犯，這個罪名不能洗脫，否則不會被國際法庭判刑了。但既然刑滿出獄，其戰犯罪名，也就該從此免除。這和其他任何犯過罪的人一樣，服刑期滿後，就不再是犯人了。

當然，也不能從是否判刑，作爲是否戰犯的標準。

有不少犯有侵害罪行的日本軍人、政客，只因政治問題，逃過刑罰，却不能抹煞他的軍國主義罪惡。

被判刑，出獄後又再担任日本首相，對這樣的情況我們又怎樣看呢？

茗翁認爲，不論對於德國或日本的政壇人士，都應該嚴格區分軍國主義和一般人。軍國主義，指在大戰期間犯下滔天罪行的人，而不是指一般擁有軍籍的人。

以日本爲例，那些被國際法庭判刑的，如東條英機之流，是軍國主義罪魁禍首，是戰犯，絕對不能翻案。未被捕判刑，已自殺斃命的，請如近衝文書等人，也是戰犯，不能翻案。以近衝而言，「七七」事變時任日本首相，應對全面侵華負主要責任。

怎樣看呢？

茗翁認爲，他是戰犯，這個罪名不能洗脫，否則不會被國際法庭判刑了。但既然刑滿出獄，其戰犯罪名，也就該從此免除。這和其他任何犯過罪的人一樣，服刑期滿後，就不再是犯人了。

當然，也不能從是否判刑，作爲是否戰犯的標準。

有不少犯有侵害罪行的日本軍人、政客，只因政治問題，逃過刑罰，却不能抹煞他的軍國主義罪惡。

男財女貌

「以性取人」的愛情、婚姻，當然只是少數，更多的是，男的「以貌取人」，女的「以財取人」。

男的希望自己的愛人、妻子漂亮，能夠「出得廳堂」。

這不僅是美的追求，要求視覺的享受而已，多少還帶點虛榮心——以此來証明、炫耀自己的「本事」。

因爲在一般人心理上，美麗的女孩子一定是很多人追求的，她有較多的選擇，能夠戰勝其他追求者，自然是有過人之長。

因而，有一個漂亮的愛人、妻子，就可以傲視於人；反之，若妻子貌寒，便有「狗瘦主人羞」之感，還輕易不敢帶她參加交際場合呢！

當然，也有女的懷着同樣心理的，假如其愛人、丈夫形容醜陋，她也不免自慚形穢，好像一定有什麼不對，才能揀上這隻「爛燈盞」。

只不過，女人較不重視這一點，而更重視男人的才與財。但那種虛榮心理却是一樣的。

本來，擇偶時對才、財、貌有所要求並無不妥，但，單爲這些條件而缺乏足夠的愛，便不易匹配到佳偶了。

一論怖恐廠電核篇

最近讀到一篇傳播核電廠恐怖的怪論，不知作者是何居心？假如他的目的是在要求大亞灣核電廠停止興建，他大可以參加有些人發起的簽名運動，湊足五十萬人，直接向中共請願，那豈不堂堂正正？

不過據說，直到現在，這個簽名運動只得五萬人參加，離預期五十萬人的目標還很遠。但這些人準備鍥而不捨，繼續搞下去。我以爲他們是好心，而這種精神也尚可嘉！

但是這篇怪論，却有點莫名其妙，它說得太過離譜，總乎嚇人，而只要稍有分析頭腦的人，却又不會爲它所騙。

這篇怪論說，核電廠之所謂安全，是靠的機率，甚至百萬分之一的機率，便有可能發生事故。而且一旦發生像蘇聯捷諾貝爾核電廠那樣的「嚴重事故」，後果便將是「全部、全面、徹底」的「絕滅」。它說，「譬如以廣州、深圳、香港三城及其附近的地區來說，至少過千萬人口都將受到影响，他們或將立時死亡、緩慢死亡、潛伏癌症、畸及後代」等等、等等。像這樣的怪論，有什麼事實根據呢？蘇聯核電廠雖然出了事，但直到現在，並沒有出現他所說的這種情況。倒溯四十年，日本廣島和長崎挨了美國兩顆原子彈，輻射雖然死了不少人，而且也有後遺症，但那裡的日本人並未徹底絕滅啊！

醒目詩詞

減宇木蘭花

港人都來杯葛南非

南非政策，何祇强分黑與白！
專制非常，好似强人在逞强。
對南非事，不少市民都抗議。
行動起來，給予南非大制裁！

皇太孫太子的新教育

（續昨）第二章，誕生與帝治十一年，我國已實行了會國字闡釋，高鳳人）與翁同龢（常熟，狀元）爲帝師。但教育課程幾無法對幼童有益，既舊且難，並不遲，惜舊勢力與舊思想的阻力太大耳。此次我國重申水師，經政變開始了大規的同治皇帝的教育，幾經慎思選了李鴻藻（

端午節已過去了，「夏至」也將來臨。

但街上「賣綢人」似乎尚未出現呢。

過去，每年初夏，賣綢人出現了。他們在肩上托着一疋疋的絲綢，口裡叫着：「賣綢，雲紗熟綢！」吸引着不少趕着縫製新衣換季的人購買。

是過去幾年，也不見他們上街了，同時，街上也看不到穿着「紗綢」的人了。

紗綢在以前，人們固然用受歡迎的夏季衣料。從前，紗綢縫製「唐裝」，還用紗綢縫製西裝和夏恤。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在本港市面可以看到不少穿「黑膠綢夏恤」的人。

紗綢用蠶絲織成，在表面上塗上一層特製的膠漆，所以質地結實而光滑。它不吸熱，而且散熱容易。穿上它，幾乎好像未穿衣服那麼涼快。

紗綢容易洗滌，洗滌時不必用肥皂（不能使用肥皂），一般不太髒的，只用清水一洗即可，若是太髒的，可用「茶仔水」洗滌。洗滌後晾起，幾乎有「即洗即乾」之妙。所以從前的人，只要有一套紗綢衣服，就可日日光潔如新了。

紗綢衣服還有一個妙處，就是「越舊越好穿」。一些穿上兩三年的，表面上的膠漆雖然已經脫落了，但穿起來反而更舒適。

人越老手脚越慢

薑越老味道越辣

樓下粥檔是由三母子獨力經營，每晚七八點就開工，八卦妹有時也會落去帮襯滑夜。講開這三母子，做母親的經已六十多歲，還要在檔口帮手招呼顧客，雖然話重係可以工作，却也十分辛苦，但兩個仔始終沒有請外人帮手，三人自行搞掂。

某夜開檔不久，下面傳來一陣罵人聲，原來粥檔的顧客向檔主投訴，又話咁理重未有得食，又話冇落單；另一張枱又話搞錯咗。究其原因，就是這位年紀老邁的阿婆由於顧客太多，有記性而搞到亂晒籠。雖然係有出錯，不過兩個兒子也很好脾氣咁同班客人講好話，對自己母親也是一樣尊重。

前晚行過粥檔未有人帮襯，於是就同粥檔的幼子傾一下，原來佢地兩兄弟好想請番個人帮手，因爲每晚在深夜滑夜時間，一來就會有十枱客咁多，母親已有一把年紀，根本理唔掂，但妹有時也會落去帮襯滑夜。講開這三母子，做母親的經已六十多歲，還要在檔口帮手招呼顧客，雖然話重係可以工作，又話冇落單；另一張枱又話搞錯咗。究其原因，就是這位年紀老邁的阿婆由於顧客太多，有記性而搞到亂晒籠。雖然係有出錯，不過兩

醒目詩詞

雪花風

簡而清

龍蝦蟹

當然，除了龍蝦與琵琶蝦以外，還有一種形狀很特別的蝦，也是成爲許多海鮮客所經常提及的。

像菲律賓南部民答蘭羣島三寶壟所產的龍蝦蟹，就是其中之一。

龍蝦蟹名實相符，頭部像是龍蝦，但尾部却是如蟹那麼扁的，可以說是一種形狀相當怪的海產。

在當地的人士，則稱爲「卡加查」，與人跳卡拉查相似，故名。

說到這種龍蝦蟹的肉質，則是比較近于蟹那一種，而並不是蝦或龍蝦。

不過有一點，牠絕對不是人類故意替牠配成混種的，所謂龍蝦蟹，並不是用龍蝦配蟹而成，只是因爲牠既似龍蝦又似蟹，所以才得到這個名字。

普通遊客情去的此類館子，是少有這一些菜出現的，因爲那已經算是食家們才留意和重視的名菜了。通常有些海鮮館子，是專營三寶壟菜的，則多半有此物了。

醒目詩詞

天南

在等待中

洛美

望着
望着
那邊口
那長廊
高矮胖瘦的身影
色彩繽紛的衣衫
好像是你
又不是你
在回憶中我笑着
在想像中我笑着
在等待中
也有無窮無盡的
甜蜜

情詩一束

醒目詩詞

雪

西星

加鹽加醋

過去影圈有許多演員以「人辦」自居。在編導、製片及他本人眼中，都肯定了他的「形似」，如搵人扮道友必找貴楚琳、扮「占卜星相」必找高魯泉、扮奸人必找石堅、扮包租婆必找陶三姑、扮惡家姑必找馮敬文、扮孤寡財主必找林坤山、扮「大妗姐」必找陳立品；多不勝數，再往前數，還有個在戰後吃香一時的「媽姐皇后」鄭柳娟。

這些「人辦」不僅「形似」，而且太都很有一些「專業」本錢。譬如馮敬文之演「荷官」，如果規定情景是在賭場，導演一定把他擺在主宰局面的位置上，一埋位，交代了內容，不必多說話，他就會按你的意思發揮得淋漓盡緻，他的神情形態，他那生動傳神的口語，保証你在紙面上編寫不出來的。

十多年前我給蔡昌寫過一部「冷月離魂」，是周聰、陳齊到李香琴的「少奶入宮」，有一套禮儀和「口黃」，我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寫不下去；當年寫劇本多是急就章，「職業習慣」是在那「情景」之下加個引號，和註上「另度」字樣。高明的製片就會給你配備一位「高明」的「大妗」，當時請來的是陳立品，對禮節事如數家珍，讓這場面搞得有聲有色。

一部戲時有「神來之筆」，不能全部寫在導演的功勞簿上。有時候導演實像「後鏡」，他最重要的是掌握「火候」，其餘色、香、味等有賴於「加鹽加醋」。

醒目詩詞

天南

非真不語

陸天台

港人與乳鴿

醒目詩詞

天南

港人物

一論怖恐廠電核篇

醒目詩詞

天南

青年人肯花錢

醒目詩詞

天南

「方便」之苦

對於空車飛站的巴士，我們會以怒目相送，對於任上晤關，無限超載的巴士司機，在炎夏裡同樣會令我們叫苦不迭。

這天，和隔壁陳家兄弟到淺水灣泳罷，回程時，車站照例人龍長長，再過兩個站，又有人載車，司機大佬居然埋站，讓七、八個大漢擠上車。站着的乘客只有往車裡擠。

他夠擠上車的一羣大佬，可苦了原已站不穩的搭客。但是，再過兩個站，又有人載車，司機大佬照開方便之門，全車嘩然，剛才罵亦叫苦也。

擠上車站在車頭的一羣，很快便滿座，企位也站滿了，我們幸而有個站立的地方。站長攔着後載的人龍，叫司機關門開車。這時候，司機位旁的黃綫之外，都已站了乘客，車裡可說「氣息相通」。滿以爲司機大佬會以直通快車姿態開返市區，所以我們唯有忍耐着。可是巴士才走了一個站，有一大羣人載車，在大佬居然埋站，讓七、八個大漢擠上車。站着的乘客只有往車裡擠。

他夠擠上車的一羣大佬居然埋站，讓七、八個大漢擠上車。站着的乘客只有往車裡擠。

可苦了原已站不穩的搭客。但是，再過兩個站，又有人載車，司機大佬照開方便之門，全車嘩然，剛才罵亦叫苦也。

擠上車站在車頭的一羣，很快便滿座，企位也站滿了，我們幸而有個站立的地方。站長攔着後載的人龍，叫司機關門開車。這時候，司機位旁的黃綫之外，都已站了乘客，車裡可說「氣息相通」。滿以爲司機大佬會以直通快車姿態開返市區，所以我們唯有忍耐着。可是巴士才走了一個站，有一大羣人載車，在大佬居然埋站，讓七、八個大漢擠上車。站着的乘客只有往車裡擠。

醒目詩詞

天南

鳳尾棕

醒目詩詞

天南

醒目詩詞

天南

醒目詩詞

天南